

經史百家雜鈔

冊
九

冊九目錄

卷二十二 叙記之屬一

書

金滕

顧命

左傳

齊魯長勺之戰

秦晉韓之戰

晉公子重耳之亡

晉楚城濮之戰

秦晉殽之戰

晉楚邲之戰

齊晉鞏之戰

晉楚鄢陵之戰

晉入齊平陰之戰

宋之盟

晉魏舒敗無終之戰

五九五

五九五

五九五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六〇〇

六〇二

六〇三

六〇六

六〇八

六一〇

六一一

六一三

叔孫穆子之難

六一三

楚靈王乾谿之難

六一四

吳楚雞父之戰

六一六

魯昭公乾侯之難

六一七

吳楚柏舉之戰

六二一

晉鄭鐵之戰

六二三

齊魯清之戰

六二三

白公之難

六二四

卷二十三 叙記之屬二

六二六

通鑑

六二六

赤壁之戰

六二六

曹爽之難

六二八

諸葛恪之難

六三一

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六三二

劉裕伐南燕之役

六三四

韋叡救鐘離之役

六三七

高歡沙苑之戰

六三八

宇文泰北邙之戰

六三九

韋孝寬之守玉壁

六四一

李晟移軍東渭橋之事

六四二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六四三

韓愈

六四七

平淮西碑

六四七

卷二十四 典志之屬一

書

六五〇

禹貢

六五〇

周禮

六五一

大司樂

六五一

大司馬

六五二

職方氏

六五三

大司寇

六五四

儀禮

六五四

士冠

六五四

士相見禮

六五七

覲禮

六五八

禮記

六五九

祭法

六五九

投壺

六六〇

史記

六六一

天官書

六六一

封禪書

六七〇

平準書

六八一

卷二十二 叙記之屬一

書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未可戚我先王」，周公勸二公勿卜，將私爲卜而禱也。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只畏。」乃命於帝庭「四句言武王命於上帝，能定國安民也。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並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辟，戴氏：王辟位。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居東之近郊。則罪人斯得。周公辟位之時，不知流言之所自起也。二年以後，乃知其出於管、蔡，故曰「斯得」。於後，公乃

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鴟鴞》，勸王興師討管、蔡之詩也。王亦未敢誚公。王見《鴟鴞》之詩，尚未信公，但亦未誚公耳。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潁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踰。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於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裳、綴衣。牖閒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兕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一人冕，執銳，立於側階。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躋，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竢。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無。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左傳

齊魯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秦晉韓之戰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以上秦伐晉之由。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以上卜徒父之筮。

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以上慶鄭不孫之詞。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

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以上韓簡視師。

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以上韓原戰事。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台。以上獲晉侯後情事。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戚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只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以上秦君臣謀處晉侯之法。

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以上晉臣謀歸君之法。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盬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職競由人。』」以上惠公、韓簡追論昔年卜筮。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仇，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戚，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

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以上呂甥說秦伯歸君。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晉公子重耳之亡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廬無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上處狄。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以上過衛。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以上安齊。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以上過曹。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以上過宋。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以上過鄭。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無。」乃送諸秦。

以上過楚。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以上居秦。

僖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以上秦伯納晉侯正文。呂、卻畏偃，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以上呂、卻焚宮之難。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

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以上逆秦嬴。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仇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以上見頭須。

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以上歸二隗。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以上介之推避隱。

晉楚城濮之戰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

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蔣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以上蔣賈策子玉敗。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以上謀救宋。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及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以上大蒐謀帥。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以上因大蒐而追叙前事兼及後效。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